

@ 01 嫁娶二 大宗維翰

思翰回宿舍，看見同舍僅剩的同學周志摩又在搖頭晃腦苦憋寫詩。周志摩本名周玉堂，但因為他是徐志摩狂熱的擁躉，大家都叫他周志摩。現在六月下旬，學校剛剛開始放假，畢業班學生就已經作鳥獸散，宿舍裏只剩下思翰和周志摩兩個人。思翰是不打算回家，周志摩是江蘇江陰人，目前追求的女朋友卻是上海本地人，所以他還賴著沒有離校。

周志摩見他垂頭喪氣，覺得奇怪。思翰老笑他談戀愛談得情緒不穩，自詡是個平靜的人，而且很難動心。「喲，鄭思翰，你也情緒不穩啦？終於有人讓你動心了吧？說，是誰？」思翰瞪他一眼，躺在牀上，嘆口氣：「我慘啦，我家老太爺來啦！」「甚麼？你老太爺來了？從四川？甚麼事這樣厲害，驚動你老太爺？」思翰更大聲嘆氣：「甚麼事？逼我回去結婚！」周志摩丟下紙筆，情詩也顧不得寫了，一跳跳到思翰牀邊，「結婚？跟誰？好呀，一天到晚說沒人讓你動心，原來已經使君有婦了！」

復旦是私立大學，國民政府對私立大學設法律系控制甚嚴，除經教育部批准外，還須經司法院特許，咨明考試院備案，並由政府公報公

布，故而復旦法學院的法律系，招生考試十分嚴格，法律系學生都是學業優異的佼佼者。鄭思翰不僅寫起文章來邏輯清晰，文字精準，頗有才華，而且長得一表人材，長挑個兒，皮膚白皙，眉清目秀，最是那雙眼睛，含情帶感，溫和動人，看人好像總帶著笑意，頗受女同學青睞，他自己卻總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，惹得周志摩早就既羨又妒。現在聽思翰說要結婚，大是奇怪，急忙追問：「哎，你那位心上人在老家呀？長得怎麼樣？說來聽聽嘛，怎麼從沒聽你說過？跟我也保密呀？哦，肯定是個大美人，呵呵，否則鄭思翰可不會動心！」他說完自己嘻嘻笑，推推思翰，見他不動，又推。

思翰心煩氣躁地抓起枕頭蓋在自己臉上，哼了一聲，說：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她長甚麼樣！」「甚麼？你沒見過？」周志摩一把拉開枕頭，「你說真的？」思翰忽地坐起來：「怎麼辦？老太爺已經到上海，叫我馬上去見他。你別跟我講甚麼新時代，自由戀愛，老太爺統統不懂，也不想懂。」周志摩推推他的金絲邊眼鏡，喃喃地重複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思翰看他一副愁苦樣子，好像老太爺抓的是他。

周志摩忽然一拍手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，怪不得畢業了你還賴在學校不走，原來是躲婚！那你趕快藏起來吧，要不跟我去我家裏躲躲！」

思翰哭笑不得，他知道，從周志摩那裏是不會得到甚麼好主意的。復旦是私立大學，學費昂貴。國立北京大學一年學費二十銀圓，免費住宿；復旦一年學費一百銀圓，膳宿費也要一百銀圓。而且上海號稱「十里洋場」，生活成本全中國最高。一塊銀圓在重慶可以置辦一桌酒席，買四十斤大米；在上海就只能買兩客西餐套餐，買十六至十八斤大米。上海普通民眾的收入也算全國最高的，但是上海市警察局巡警，月入也只有十至十三元，巡長月入十六至十八元。【兩年前（1935年）國民政府發行法幣，銀圓與法幣兌換率為一比一。——作者註】

因此能上復旦的同學，大都家境優渥。周志摩家裏在江陰是有名的富戶，除了田莊，還開著紗廠和染織廠以及許多店舖。他是家裏幼子，上面兩個哥哥，因他自幼聰明伶俐，父母十分嬌寵，以至於二十多歲還這麼幼稚。思翰和他同學這幾年，深知他就像個小孩，不光是一張圓臉肉嘟嘟像小孩，心理也是個小孩。譬如他喜歡寫詩，幾次三番鬧著要轉系去唸文學，臨到頭又猶豫不決打退堂鼓，結果就是不情不願從法律系畢業了；他生性浪漫，喜歡穿一身精緻的白色西裝，手握詩集在校園裏徜徉，頗有自詡風流的意思，大概有時以為自己就是徐志摩本人；而且個個女同學在他眼裏如春蘭秋菊，各有芬芳，是思翰絕足不去的女生宿舍東宮的常客，所以思翰有時候又叫他「周寶玉」，經常打趣他：「周寶玉，今天情緒不穩啊？是哪位林妹妹給你氣受

了？還是東宮門口的門神爺怠慢了您？」周志摩就會紅著臉急忙說：「哪有哪有。」



復旦唯一的女生宿舍地處當時校門之東，外觀又為「宮殿之式」，精美氣派，因而被稱為「東宮」，南洋華僑陳性初先生捐資二萬兩白銀建造，1927年落成。

聽見周志摩讓他躲起來，思翰搖搖頭，嘆口氣道：「恐怕是我回信說要出國，老太爺怕我跑了吧！算了，不管怎麼樣，我都得去見見老太爺！躲不過去的。」

想到這裏，思翰在滑竿上忍不住又嘆口氣。也不知周志摩戀愛成功了沒有，但不管是否成功，他應該不會接受一個包辦婚姻吧。

滑竿悠得他頭昏，但他又不想下來走，順手扯下身上披掛的紅綢花。這滑竿有竹篾編的頂棚，前後都有長長的夏布遮陽，可是他還是被太陽烘得滿臉通紅。大熱天的，這一路趕回來累得不輕，老太爺也夠辛苦，甚至比他還辛苦，他只是走了單程，老太爺走了個來回。

不過當他在上海美國租界內四川會館見到老太爺時，他看起來精神很好，花白頭髮鬍鬚梳得整整齊齊，寶藍團花湖綢薄衫褂也挺光鮮，胸前金殼懷錶的金鏈子閃閃發亮，手裏拿著他的黃銅水菸壺，和思翰去年暑假回家時見到的一樣。他叫聲「伯伯」，恭敬地彎腰行禮，他家裏稱自己父親為伯伯。



老太爺方面大耳，長眉圓眼，鼻直口闊，堪稱相貌堂堂，魁梧的身子穩穩當當坐在椅子上，看上去十分威嚴。見思翰一身西式襯衣長褲，他皺皺眉，用目光示意思翰坐在旁邊，半晌，纔開口說道：「我這次來，是要帶你回去完婚。」頓一頓，又說：「出洋的事，不見得就好。那外國就那麼好？我中華泱泱大國，可學的東西，一輩子也學不

完，何以定要留學？」他望望思翰，呼嚕嚕吹了一口水菸，一臉不以為然，話鋒一轉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你母親雖然見背（過世），但我還在，我也老了，家裏雖不是家業廣大，卻也薄有產業。」這幾句話，老太爺說得抑揚頓挫，拿著他吟詩的腔調，充分表現了恰當的自謙之意，繼續道：「也有不少事要料理。我，今次專程來找你，是為我鄭家的祖業，不要斷送在我手頭。」說著橫了思翰一眼，看他不吭聲，放緩了語氣，又道：「你也曉得，你大哥自小身子不好，為治病抽上大菸，不想抽兇了，病歿得早；你二哥在合江縣城讀書時，就受奸人蠱惑搞共產，跑了十幾年了，音訊皆無，恐怕兇多吉少，死在哪兒都不曉得。如今我鄭家就你一個獨苗，你要出了洋，我對不起祖宗。」

思翰的大哥鄭思邦大他十四歲，他只模糊記得大哥一直病怏怏的，瘦弱蒼白，常常喘不上氣，他四歲時，大哥就病歿了；二哥鄭思屏大他九歲，老太爺送去合江縣城讀書，民國十一年（1922年），共產黨惲代英領著瀘縣川南師範的學生，到合江巡迴演講，宣傳共產主義，當時十六歲的二哥受了蠱惑，第二年中學畢業後，家都沒回，只給老太爺寫了封信，說為了共產主義，跟隨惲代英革命去了，之後十幾年，再也沒有消息；大姐大他五歲，出生後便夭折；三哥鄭思宗只大他兩歲，他出生不久，三哥也夭折了。按照鄭家的傳統，年幼夭折的孩子都不排行，所以本來的四子思翰，就成了三少爺。

老太爺四個兒子的名字，取自《詩經·大雅》：「大邦維屏，大宗維翰。懷德維甯，宗子維城。」按照中國延續三千多年的宗法制度，嫡長子一系為大宗，其餘為小宗，大宗是主幹，小宗是枝葉，枝葉必須維護和服從主幹，以為宗族之屏藩。可惜思邦、思屏、思宗都沒有成為鄭氏家族的屏障，只剩下思翰一個獨丁棟樑，成了鄭家唯一的香火。老太爺巴巴地盼到他如今大學畢業，就該趕快成親，傳宗接代，開枝散葉，並且回家繼承祖業。老二已經被啥鬼東西「共產主義」拐去沒了蹤影，僅剩的幺兒豈能再讓啥「出洋留學」拐走？這一去哪年哪月纔能回來接續香火呀？老太爺急火攻心，不辭辛苦，立刻趕來上海，一定要帶思翰回去。

思翰不想繼承祖業，回到合江鄉下，像老太爺一樣守著田地，一輩子做個偏鄉僻壤的「土老財」，也不想結婚生子，被綑住手腳，背負家累。他纔二十二歲，滿心熱望著要去見識這廣闊的世界。

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©2022 鸞鳳 Phoenix @ 鳳巢
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